

诸神复活



梅勒什可夫斯基著

诸神复活

雷翁那图·达·芬奇传

绮纹译

一
士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译者序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画家雷翁那图·达·芬奇，自从十九世纪间发表了他遗下的笔记之后，引起了世人的注意，大家才知道：他不仅是最杰出的画家（中国学西洋画的人，无不知有蒙娜丽莎画像，因之亦无不知有画家雷翁那图·达·芬奇），而且是最杰出的雕刻家、建筑家、工程家、音乐家、解剖学家、博物学家、地质学家、物理化学家、哲学思想家……总之，凡是他所涉猎的科学和艺术部门，他无不精通，无不有新的发现。自有历史以来未曾见过象他这般多才多艺的人。近代科学上有许多发明，他当时已启其端倪了，可惜埋没在他的笔记之内，至十九世纪始为世人所知悉。于是发生了一阵雷翁那图研究狂。雷翁那图至被尊称为第一个出现的近代思想家。近十年来，世界科学的发展和思想的混乱，第二次引起人去注意雷翁那图。一九三九年意大利开了“雷翁那图展览会”，一九四〇年全部展览品又搬到纽约“科学工业博物馆”去展览。不少研究雷翁那图的专著在各国出版。这位怪杰，在生活、艺术、思想各方面，至今仍有不少谜一样的东西为世人所不能了解。关于雷翁那图的研究将继续成为一个有兴趣的课题。

我们现在介绍的这部小说，作于四十年前，亦是当时解释“雷翁那图谜”诸著作之一，但小说本身也变成一部不朽的作品了。一来因为梅勒什可夫斯基是拿“时代”——即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之际意大利文艺复兴来解释“雷翁那图谜”的。原来这个“谜”乃是时代的谜，并不难解，因为这个时代是承中古而启近代的“中古精神”和“近代精神”之冲突，无论以前以后，都未曾象这个时代那般敏锐和微妙。这个冲突决定了这个时代的个性，同时也决定了雷翁那图的个性。与其他的人的解释相较，我们不能不认为梅勒什可夫斯基这个解释最近于真。二来因为梅勒什可夫斯基能够驾驭繁复的题材而写成一部“充满了美丽场面”（见克鲁泡特金著的《俄国文学史》对此书的评论）的小说。著者写雷翁那图，不能不写他的时代。——应当说，著者原意是在写时代，故借那最足以代表时代的雷翁那图为线索。读者一定看得出：著者关于这个时代的知识是何等渊博；又如何以轻松而美丽的笔触，融化那些干枯无味的考古知识，使得四百年前的古人，古物，古事，宛然同出现于我们面前一般的生动和肖真。有几段写得何等动人，何等美妙，简直令人沉醉于最美丽的诗境！即使与研究雷翁那图无关，单凭其中艺术的美，也已足够使此书永为世界文学名著了。

著者梅勒什可夫斯基，在中国是个生疏的名字，但在世界文坛上并不是生疏的人。他生于一八六五年，在旧俄时代与高尔基齐名，自然是属于普希金和果戈理开始的俄罗斯文学系统的。但这是优点呢，还是缺点？据某批评家说：

目 录

第 一 章	白色女鬼 ·····	1
第 二 章	看哪这个神——看哪这个人 ·····	54
第 三 章	有毒的果子 ·····	90
第 四 章	群巫大会 ·····	132
第 五 章	愿你的旨意成功 ·····	168
第 六 章	卓梵尼·贝尔特拉非奥的笔记 ·····	208
第 七 章	焚烧虚荣品 ·····	257
第 八 章	黄金时代 ·····	299
第 九 章	双身人 ·····	362
第 十 章	静波 ·····	447
第 十 一 章	我们将有飞翼 ·····	510
第 十 二 章	不为凯撒宁为虚无 ·····	549
第 十 三 章	红兽 ·····	624
第 十 四 章	丽莎·琢簋铎夫人 ·····	670
第 十 五 章	异端裁判法庭 ·····	721
第 十 六 章	雷翁那图，米开朗琪罗和辣飞尔 ·····	770
第 十 七 章	死——有翼的先驱者 ·····	812

第一章

白色女鬼

弗罗棱斯^①城鄂尔圣弥迦勒教堂附近，聚集着染业公会属下的铺子。屋子旁边都有呆笨的辅屋，堆栈，用倾斜的木柱支撑着的各式凸出的窗户，上面瓦盖互相紧挤着，以致底下只能望见一线的天，即使在白天，街上也是阴沉沉的。铺子门前，横梁上面，挂着在弗罗棱斯染色的外国毛织物样品。在那用平坦石头铺成的街道中央，有一条水沟流着从染缸倒出来的花花绿绿的污水。阔绰的铺子，门上还挂有画着染业公会徽章的招牌：红地，一团白羊毛，上面立着一只金色的鹰。

这样一家阔绰铺子里面坐着弗罗棱斯富商，染业公会议事，齐卜里亚诺·布翁拿可西先生，身边尽是商业文书和大本帐簿。这位老先生挨着冷，在这三月间天气，在那从他的堆满了货物的栈房发出来的潮湿的蒸气里面。他紧紧地裹着一件栗鼠袍子，这皮袍穿得很久了，肘弯处早已磨破了。一根鹅毛笔插在他的耳朵背后。用着那双微弱的近视的然而什么都看得见的眼睛，他正在审查——表面好象不经意，其实很细心地——一本大帐簿的羊皮页子；每页上面

都画有横线和纵线，右边记载负债，左边记载资产。货品名称是用一般大的圆形字体写在上面的，没有大写字母，也没有标点符号，数码也是用罗马式，而不用阿拉伯式，——阿拉伯数码那时还被人看作肤浅的新花样，不适于记帐之用。帐簿第一页上用大字写着：“此帐簿以主耶稣基督及圣童贞玛利亚之名开始于基督降生后一千四百九十四年。”

齐卜里亚诺先生审查完了最后一项帐目，并小心改正了那当作抵押品收来的毛织物、胡椒、麦加姜和肉桂等清单上面一处错误之后，便疲倦地靠在椅背上，心里正在考虑一封商业上的信，要写给此时正在法国蒙伯里布市的他的代理人。

有人走进铺子来。老头子睁开眼睛，认得是他的佃户格里罗；他的在郊外穆农谷圣格尔瓦西奥地方的别墅旁边那些田地和葡萄园，就是佃给格里罗耕种的。

格里罗行了一个礼。他手里提着一个篮子，篮内是用碎草小心包裹着的暗黄色的鸡蛋。两只小鸡，绑着双脚，在他的腰带旁边头下足上地挣扎着。

“格里罗，是你么？”布翁拿可西和颜悦色地说，他无论对高贵的人或对卑微的人谈话，都是和颜悦色的。“你近来怎样？今年春天很好不是么？”

“对于我们上了年纪的人，春天是没有什么好处的，齐卜里亚诺老爷。春天到了，周身骨头都痠痛，好象就要到坟墓里去似的。今天带来了一些鸡蛋和一对子鸡，给您老人家过复活节。”停了一会，他加上这一句说。他和悦而狡猾

地眯着一双淡绿色的眼睛。眼眶周围起了细微的浅褐色的皱纹，象惯常受日晒和风吹的人所特有的那样。

布翁拿可西向这老佃户道了谢，就开始谈起正经事来。

“那边，做工的人都备办好了么？我们的事情到天亮时候就可以完工么？”

格里罗担忧地叹了一口气，并倚靠在他的拐杖上面。

“一切都备办好了。做工的人也足够了。但是，老爷，我看，这事不如缓几时再做。”

“可是，老头子，前几天你不是自己说过么，我们得赶快下手，免得夜长梦多？”

“不错，但我心里害怕。现在正在封斋时节，我们的事情又不是好事情……”

“有什么罪过我来担当好了。你用不着害怕，我不会害你的。我们果真能够挖到什么东西么？”

“为什么挖不到呢？一切的预兆都告诉我们有东西可挖。我们的祖宗已经晓得磨坊背后‘水地狱’近旁那个小丘了。夜间还有鬼火在圣卓梵尼上面发光。那里埋有很多很多这类东西！什么人都说，不久以前，有人在马里容拉一个葡萄园内淘井的时候，从黏土里才挖了一个魔鬼出来。”

“你说什么？一个什么魔鬼？”

“一个铜制的魔鬼呀。头上有角，底下是生毛的山羊腿，还有蹄子，面孔是很滑稽的，好象哈哈大笑的样子。他一只腿跳着舞，弹着指头。因为年深日久，他全身都发绿了，起

霉了。”

“他们拿他怎么处置呢？”

“他们拿他铸成一口钟，送给大天使弥迦勒教堂了。”

齐卜里亚诺先生气得跳了起来。

“你为什么不早对我说呢，格里罗？”

“那时您有事情出门去，您在塞拿，没在这儿。”

“你可以写信给我呀，我可以派人来，或者自己赶来呀。我是不吝惜钱的，给他们铸十口钟的钱，我也拿得出来的。这些蠢才！一个跳舞的潘，^②给他们铸成了钟！恐怕还是希腊雕刻家斯谷巴斯^③的作品哩！……”

“那些人果真是蠢才。不要责怪他们吧，齐卜里亚诺老爷。他们已经是自作自受了。自从新钟挂起两年以来，他们园里的苹果和樱桃都给虫吃了，橄榄也不结实。那口钟也没有一次发出好听的响声。”

“为什么？”

“何必我说呢？那钟简直发不出可听的声音。它不会安慰基督教徒的心，——它只莫名其妙地嗡嗡响着。当然啰，一个魔鬼怎能铸成一口好钟呢？请您老人家不要见怪，也许神甫说得有理，他说：地下挖出来的齷齪东西，是做不出好事来的！所以我们须得小心在意去做，我们须得祈祷，须得请十字架帮忙，因为魔鬼是诡秘多端的，这杂种，他从这边耳朵钻进去，从那边耳朵钻出来。那只大理石手，就是去年查克罗在磨坊小丘那边挖出来的那只大理石手，也是魔鬼用来作弄我们的：它专会弄出倒霉的事情。但愿上帝保佑

我们！只要想到这只手，心里就已经惊吓起来了。”

“告诉我，格里罗，——你那时怎样找到这只手的？”

“那时是秋天，圣马丁节^④前一天晚上。我们刚坐下吃晚饭，我的老婆刚端来一盘面包放在饭桌上，忽然我的教父的侄儿，我的雇工查克罗，冲进房子来。黄昏时候，我留他在田里，在磨坊小丘旁边，拔一根橄榄树头的，因为我在那里栽种大麻。‘老板，老板，’查克罗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他的面孔很可怕，全身发抖，牙齿捉对儿厮打。‘上帝保佑你，孩子，’我回答他。他接着说：‘老板，田里出鬼了，树根底下有一个死尸从土里爬出来了！不信时，您自己到那儿去，亲眼看一看！’于是我们点了灯笼，到那里去。天已经黑了，月亮在小林子背后升了起来。我们看见那根橄榄树头；拔出来的洞里有个白色物事闪着光。我弯下身子，看见一只手从土里伸了出来：一只白手，指头尖尖的，十分可爱，象城里娘儿们一般。‘倒霉，’我想，‘这是个什么鬼？’我拿灯笼在洞里一照，那只手居然动了起来，指头还会招呼人。我忍受不住了，我喊了起来，几乎跌倒在地上了。可是我的外婆彭达，——她是个稳婆，又是个巫婆，虽然老得很，身体还是结实的，——她喊我们说：‘怕什么，你们这些蠢才？你们没有看见，那只手不是活人的，也不是死人的么？那是石头做的！’她握着那只手，从土里拔了出来，象拔一根萝卜。这手恰是在肘弯那里折断的。‘由它去罢，姥姥，’我喊，‘不要动它罢！我们还是把它埋在土里好，免得它出来惹祸。’——‘不对，’她说，‘这个办法不好。我们须得送它到教堂去，让神甫念咒镇

压一下。’可是她欺骗了我，这老太婆；她没有把那只手拿到神甫那里去，她拿来藏在她的柜子里，那里什么东西都有，破布啦，膏药啦，草药啦，符箓啦。我同她吵了一场，我要她把那只手还我。她无论如何不肯交出来。从那时候起，她给人医病就灵验起来。谁害了牙痛，只要她拿着鬼手在面颊上抚摩一下，立刻就消肿了。发热，肚痛，癫痫种种病症，她也医治得好。母牛生小牛生不下来，苦痛得很，她拿着那只石手在母牛肚皮碰了一下，母牛便大叫一声，早把小牛产在草堆里了。这样灵验手段，远近都闻名，老太婆赚了好多的钱。但她没有一点福运。我们的神甫，董浮士蒂诺，简直不让我安静。他在教堂说教时候，当着众人面前骂得我狗血淋头。他叫我做败家子，做撒但的奴才。他还恐吓我，说要到主教那里控告我，说以后不分圣餐给我。那些野孩子在路上跟着我屁股后面跑，拿指头指着我说：‘看哪，格里罗来了！格里罗是个巫师，他的姥姥是个巫婆！婆孙两人都把灵魂卖给魔鬼了。’您老人家可以想得到，没有一晚我能安稳睡觉，做梦我也看见那只大理石手在我前面，仿佛愈走愈近来，用着那长而冷的指头，象抚摸我一般，抓着我的脖子；然后紧紧地捏住我，捏得我不能喘气；——我要喊，但我喊不出来。……‘这不是好意的玩笑’，我想。有一天早晨，外婆到草场去了，为的趁露水未干采点草药；那天我起了一个早，打开她的柜子的锁，取了那只手，拿来送给您老人家。那个旧货商人洛托情愿出十个索独买它，但您只给我八个索独，为这两个索独，我是不会同您老人家争执的，为您的事，

我上天下地都去的。但愿上帝赐给你们一切幸福，——你老人家，和安哲里佳太太，和可爱的少爷们和孙少爷们。”

“照你说的话看来，我们在磨坊小丘里面一定可以找到些东西，”齐卜里亚诺先生说，一面深思着。

“一定可以找到的，”老佃户回答，深深叹了一口气。“但我们要小心呀，不要让董浮士蒂诺知道才好。让他知道的话，我就要吃不了兜着走了。那时您老人家也是不得太平的，他可以鼓动许多人来，使您工作做不下去。好罢，托庇上帝的恩典罢。可是请您不要抛撇了我，您是我的恩人哪。请您在法官老爷跟前替我说一句好话。”

“为了磨坊司务同你争的那块地么？”

“是的呀，老爷。磨坊司务是个诡计多端的家伙，他连魔鬼尾巴摆在什么地方都知道。我送法官老爷一只牛犊，他知道了就送他一只怀胎的母牛，我们官司没有打完，这牛就生小牛了。这流氓比我狡猾得多！我害怕法官老爷偏袒了他；尤其不幸的是，那只母牛竟产了一只公牛犊。请您老人家帮帮忙罢！只为您老人家，我才肯那样出力干这磨坊小丘事情。若是别人，我就不愿沾染这种罪过的！”

“你尽管放心罢，格里罗。法官老爷是我的好朋友，我会替你说好话的。现在去罢，到厨房吃点东西，喝点东西罢。今天晚上我们一起骑马到圣格尔瓦西奥去。”

格里罗恭恭敬敬行了一个礼，道了谢，就走了。齐卜里亚诺则走进铺子旁边他的小办公室里，那里除了他，是不许别人进去的。

这小房子象一所博物馆，大理石和青铜做的各种各式东西陈列着和悬挂着，布头垫着的木板上放着古代钱币和奖章，雕像的碎块则凌乱地装在箱子里面。布翁拿可西的这些古董，是他的无数分店从世界各地替他搜集来的，从雅典，士每拿，哈里干拿斯，居比路，雷可西亚和罗底，从埃及内地和小亚细亚。

这位染业公会理事，检阅了他的宝藏，然后专心地思索毛织物捐税问题。一切事情彻底考虑过了以后，他才开始写那封给在蒙伯里地方的他的代理人的信。

可是，背后，在堆栈里面，那里货物堆得高到天花板，白天也只有圣母像前那只摇晃不定的小灯的亮光照着，——此时正有三个青年人谈着话：多尔福，安东尼阿和卓梵尼。布翁拿可西先生的伙计多尔福是个红头发的青年人，态度活泼而善良，有一个狮子鼻；他正把量过的布匹尺寸记在帐簿上。安东尼阿·达·芬奇是个旧式装束的青年，有一双玻璃样的鱼眼睛，稀疏的黑头发一束一束地耸得很高；他正在用卡那——弗罗梭斯通用的量尺——敏捷地量着布匹。卓梵尼·贝尔特拉非奥，米兰人，十九岁，是个腼腆和沉默的图画学徒，有两颗无邪而忧郁的灰色大眼睛，一个迟疑不决的面孔；他正叠着腿，坐在一堆捆好的布匹上，倾听着别人谈话。

“这个年头真真是无奇不有，”安东尼阿说，声音很低且带点讥讽口气。“现在异教的神灵已经给人从地下挖出来

了?!——苏格兰毛布,褐色,有绒毛,三十二尺六寸八分,”他插入几句话,面向多尔福,多尔福就把数码记在帐簿上面。

接着,安东尼阿就把那匹量过的布卷好,轻快而灵巧地抛到指定的地位去;然后,他举起了食指,模仿萨逢拿罗拉修士的先知者口吻说:

“Gladius Dei super terram cito et velociter!——‘上帝的刀剑快朝地上降落下来了!’当日圣约翰在名叫拔摩的海岛上看见一个异象:一位天使捉住一条龙,那龙就是古蛇,又叫撒但;天使把它捆绑一千年,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使它不得再迷惑世人,等到那一千年——一年要算一年半^⑤——完了,现在撒但从无底坑放出来了,一千年已经过完了。那些伪神灵,做‘敌基督者’的先锋和奴仆,现在从天使封印过的土地里钻了出来,要来迷惑世人。住在地上和海上的人有祸了!——布拉班^⑥毛布,平滑,十七尺四寸九分。……”

“你以为怎样,安东尼阿?”卓梵尼问,心里很害怕,又带着急想知道的好奇心。“这些兆头都表示……”

“不错,正是表示这个。当心哪!日子近了。现在人们不仅把古代神灵挖了出来,人们还制作同古代那样的新的神灵哩!现在雕刻家和画家都替摩罗^⑦做事,摩罗就是魔鬼。他们把神庙做成了撒但的殿堂。他们把龌龊的神灵做成了圣像,当作殉道者和圣者来崇拜;拿巴库斯^⑧当作施洗约翰,拿淫妇维纳斯^⑨当作圣母。这类的神像都要烧呀,烧成

的灰都要随风播散呀！”

这位虔诚的染坊伙计的幽暗眼睛，发出了义愤的光辉来。

卓梵尼沉默着；他一点不敢反驳，只蹙着稀疏的小孩子般的眉毛，在做着无可奈何的思索。

“安东尼阿，”过了一会他说，“我听说，你的堂兄雷翁那图·达·芬奇时常招收学徒在他的工场习艺。好久以来，我就有了一种心愿，要……”

“如果你要败坏你的灵魂的话，卓梵尼，”安东尼阿带着嫌厌的神气打断他的话，“你就到雷翁那图先生那里去罢。”

“为什么？”

“他虽然是我的堂兄，而且比我大二十岁，可是《圣经》上说得好：‘经过一次两次教训之后，你就要离开邪教徒！’雷翁那图先生就是一个邪教徒，一个无神论者。撒但的傲慢盘据着他的精神。他想用数学和黑魔术去探索自然界的秘密。”

说到这里，安东尼阿便抬起眼睛望着天上，重复萨逢拿罗拉最近一次说教的话：

“我们的世界的智慧，在上帝面前只是荒谬罢了。我们看透这些学者了，他们都是走向撒但窠巢去的。”

“你听人说过么，安东尼阿，”卓梵尼再问，带着更加腴腆的神气，“雷翁那图先生此时正在佛罗棱斯？他是刚从米兰来的。”

“他来这里做什么？”

“他的公爵派他到这里来看看，豪华者罗梭慈^⑩的遗物里，有什么好图画值得买没有。”

“好罢，他在这里，就由他在这里罢，同我不相干，”安东尼阿抢着说，一面更加敏捷地拿着卡那量布。

此时教堂里的晚祷钟响了。多尔福爽快地伸了一个懒腰，合起帐簿。工作做完了。店铺关门了。

卓梵尼走到街上来。灰色的，稍微带点红影子的天空，在潮湿的屋顶中间闪耀着。没有一点风，正在落着毛毛雨。

在一条小巷里，忽然有一阵歌声从打开的窗子内响了出来：

山上的姑娘哪，牧羊的女郎，
从何处来的，如此活泼和漂亮？

这歌是一种充满了青春的嘹亮的声音唱出来的。踏板的匀称的响声，使得卓梵尼猜出，唱歌的女郎正坐在织机前面。

他倾听着，忽然想起现在是春天了，他的心受了莫名其妙的感动，忧郁地跳着。

“娜娜！娜娜！你躲在那儿，小鬼头？你耳朵聋了么？来吃晚饭呀！面条要冷了。”

一阵木鞋的声音在砖石上面急速地响过去，——以后一点响声都没有了。

卓梵尼还站了一会，呆呆地看进那开着的窗户里面去。那首春歌还在他的耳朵里响着，好象远处的牧笛声音。

山上的姑娘哪，牧羊的女郎……

他轻轻叹了一口气，就走入染业公会理事住宅里去了，他上了一道用腐朽的、摇晃的、虫蛀的栏杆围着的梯子，踏进一个做图书室用的大房间；卓尔曹·梅鲁拉^①，米兰公爵的史官，此时正在这个房间里，低着头坐在一张写字台前面。

卓尔曹·梅鲁拉奉了他的主上的命令，到佛罗棱斯来，为的从罗棱慈·德·梅狄奇的藏书里选购些罕见的书籍。他每逢到这里来，总是下榻在他的朋友齐卜里亚诺·布翁拿可西先生家里的，这位染业公会理事也是一个嗜古成癖的人，同他一样。这位米兰史官在路上一家旅店里偶然认识了卓梵尼·贝尔特拉非奥，便与这个少年人结伴到佛罗棱斯来，同住在齐卜里亚诺家里；卓梵尼能写一笔秀丽的字，而他是需用一个好的秘书的。

卓梵尼踏进这房子来的时候，梅鲁拉正在十分注意审察一卷破碎不堪的书，表面看来似乎是一卷礼典书或颂歌集。他拿着一块浸湿的海绵揩拭着下地即死的爱尔兰绵羊皮做成的薄而软的书卷，用轻石擦了几行，又用一个刀片和一个折纸板磨平，然后拿起书卷对着亮光细看。

“亲爱的小东西，”他喃喃自语说，内心激动得很利害，几乎说不出话来。“走出到上帝的亮光底下来罢，你们这些可怜的东西！你们是何等可爱，何等悠久啊！”

他弹着两个指头，抬起那个光秃的头，现出一副肿胀的